



中庸欄外書

佐藤一齋先生著

全

本

口 12
3042



門 口 12
號 3042

口 12
3042

圖 書 氏 鱸



中庸欄外書上帙

作者不可臆指



一齋居士稿本



中庸發揮性命之理要非常人所能為其出於孔
氏之徒必矣至名氏竟不可臆指舊傳子思所作
未見必然其說肇見於孔叢子再見於史記爾後
儒者沿稱之無異詞然孔叢之編出於偽托漢志
錄至隋志始著之則知晚出史遷之言亦多妄誕
矣朱子亦疑其文非西漢人說者曰知必為子思者以尊聖祖稱其字也則何
墟戴記中稱仲尼曰者不一而足豈盡出於子思

637

邪說者又曰孟子受業子思七篇之言与中庸相
吻合是亦泥道同言自全矣獨此邪且思孟授受
亦見於孔叢子是偽托者妄造典故史記則謂孟
子受業子思門人所云門人果誰歟夫古之賢者
名湮改不傳者今人安得而盡知之則其著述之
遺於後豈必盡出於我之所知乎讀書之法當取
其有益不必問作者苟於己有益矣雖語出於常
庸我將師之况其出於聖賢乎乃今聚訟於不可
知之姓氏何益之有姑舍之可也



高本



分篇

孔叢子謂中庸四十九篇妄矣漢書藝文志載中
庸說二篇疑其文与今行本一篇者同方輯入戴
記時合二篇為一篇猶臯陶謨益稷二篇盤庚三
篇伏書皆合為一也今既專行宜復原本定為二
篇王禕曰茅一章至茅二十章為上篇第二十一
章至茅三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中庸為綱領其
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下篇以誠
明為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

之道朱熹尊經義考引今從之案王柏訂古中庸亦從漢志為二篇但錯簡之說概
出臆度
不可從

表章

中庸專行久矣自晉戴顓中庸傳而梁武帝中庸講疏唐李翱中庸說皆在宋已前早既表章之於宋則胡瑗陳食司馬光范祖禹皆先乎二程各著書以論說之

全篇大意

傳習錄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

之義為中庸首章

陸澄錄○案性道教即明德親氏止至善戒慎恐懼慎獨即格

致誠正脩天地位萬物

即治國平天下

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脩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脩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錄直

牛春字曰是書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合歸為究竟

鄭維嶽知新日錄引

朱序道心人心

傳習錄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為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徐愛錄

朱太復心得解曰鄒東廓先生曰未發之中是千聖傳心秘藏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未發不以時言言發者無時不發所以發者終古未之發也微是無聲無臭之旨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不能使之著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未發之謂矣

上篇

天命之謂性章

王文成文錄脩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

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
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為不及為離也是故君子
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
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
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
故特著其說傳習錄黃直問脩道說言率性之謂
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
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脩道

也但脩道在賢人分上多故脩道
之謂教屬賢人事○黃直錄
傳習錄馬子莘問脩道之教曰說謂聖人品節吾
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
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
得不假脩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
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
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
緣何舍子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
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

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
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脩道而學則
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
也脩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
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
有過不及故須脩道脩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
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
箇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
教今孔子問居○案受教亦謂之教即學也教數
學古皆通用鄭玄云人放做之是曰教亦正

此意文錄各季明德書云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
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
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脩道字与脩道以仁同
道也此語亦可以相互發脩道字与脩道以仁同
體也脩猶人能脩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
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
是脩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
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錄侃

高拱問辯錄問中庸首章之義曰文本聯屬而解
有斷復義本渾融而解涉支離然則何如曰意蓋

云天之命於人者性也人之率其性而行者道也然不能皆率其性於是有修道之功焉乃聖人之所以立教也然道之不可不脩何也蓋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有脩道之功焉然所以戒懼於不睹不聞何也蓋不睹不聞隱矣然莫見乎此微矣然莫顯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夫有是操養之功則吾心乃得其正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理渾然更無偏着故謂之中中則發皆中節矣無所乖謬故謂之

和中雖具於吾心然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為大本和雖發於吾心然天下之事皆由此處是為達道可見此心之中萬理皆備而天地萬物不能外焉者也若能以是中和推而極之自行己之間以至於應物之際以施政教以興禮樂以御於家邦以推之四海以範圍天地以曲成萬物無往而非中和之運用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實理實事實言非感應之說也

節天命湯誥云惟皇上帝降哀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乃利貞則性道教之義聖人既於經卷之中庸述
之而已
道節道即性也固不可離亦不能離此句本體上
說工夫可離非道則及言以決之戒慎恐懼是脩
道工夫使其能戒慎恐懼者即亦性也此句工夫
上說本體
戒慎恐懼易所謂精氣成物書所謂惟精惟一皆

立誠執中之功也立誠執中即脩道也
莫見乎隱節陳天祥辨疑曰微字本亦訓隱經文以隱
為見之對以微為顯之對則隱與微皆取幽暗之
意而言兩句只是一意注文疑其言有重複故解
微為細事以致牽強不通蓋不察顯乃見之變文
微亦隱之變文也此与有若無實若虛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語句無異
皆其變文重言之也何獨疑於此哉
傳習錄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

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

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說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人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瞶除是槁木死灰鍊况入喜節哀傳習錄澄間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

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

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体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嘗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嘗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

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体廓然純是天
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
本陸澄錄便本不可語也
又或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
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
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
也是寂天寞地錢德洪錄原集誤為黃省曾錄○
者是寂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中和一也說便是
合未發已發而一之也又成之不介未發已發實
以周子已發而一之也又成之不介未發已發實
為張本

問辨錄曰人生而靜天天性也性之本體也感物
而動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多矣
學者必須戒慎恐懼涵養性源至純至粹則其喜
怒哀樂未發只是一理中涵更無邪滓方可謂中
中則無不和矣若彼常人喜怒哀樂雖是未發然
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知之
有曰大本達道何如曰不徒曰本而曰天下之大
本不徒曰道而曰天下之達道盖言天地萬物之
理皆其於此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皆出於此

為下文張本也

致中節文錄答汪石潭書曰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体在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矣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徃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

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

問辨錄問自戒懼而約之以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致和中則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和則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然欲曰有一毫之不中不可以言中有一毫之不中不可以言和既謂之中謂之和則無不中不和者矣而又何以言致中和且和由

中出謹獨即戒懼若分而為二則戒懼致中顧不
和欲謹獨致知顧不中欲心正則位顧不盲欲氣
順則盲顧不位欲破碎支離不可以持循也且聖
門言皆實理感應之說曾未之聞如人於屋漏之
中致其中和何以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固又知其
不然也曰雖無其事乃有其理曰此正後儒曲說
求其理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夫有其理必有
其事既無其事理於何在然則何如曰致推而極
之謂以吾心之中和而體之於身推之於家推之

於國推之於天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是致也故可以位可以育猶孟子言
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
九族以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者也且中庸後章
皆以發明首章之意若以感應言則於後更無發
明處曰如子之言後有發明者欲曰有惟天下至
誠能尽其性以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以參天地
以贊化育所謂致中和也及夫人物之性尽而參
贊之切成則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

案此說原

本餘姚大意固是但謂聖門無感應之說則繆矣
孔子語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感
應何邪

仲尼曰章

蘇濬四書鏡曰聖人以中立教而世之人多竊之
以自文夫偏之非中也怪之非庸也易知之陽托
中庸之似而陰悖之者難知也故分君子小人以
辨之君子中庸是名與實俱者也小人反中庸是
實與名悖者也今夫胡廣中庸豈不自托於中庸
然名曰中庸而實非中庸也故上曰反中庸而下

直曰小人之中庸此名實之辨也王肅添反字非

是君子中庸只是時中小人中庸只是無忌憚上

蔡語錄亦此
意蘇說較詳

君子之中此蓋釋夫子語仲尼二句忽誦之類淺

庸也節

易者徐而察之然後知其意味深長也君子之道

與時偕行惟義所在不可以其迹論之如堯舜之

禪讓湯武之放伐在當時或不無來人疑怪然惟

君子為之小人不知也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之
心偏瑣僻陋猶自以為中庸其迹類中庸如王導

司馬字之鄉愿舉世受欺而莫之識惟君子知其
非中庸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夫中庸之行在心
不在迹苟其心之不問而惟迹之循安不顛倒其
名實欲故特明釋之不問其心而惟其迹
鮮能久矣然於此其意亦得也

此謂能久於中庸者鮮也意字不能期月守迹能
字非着力詞字鮮能知味語同論語無能字其非
着力詞可證或問戴此說而朱子辨
之然余竟未能幡然直曰人莫不飲食節

姚舜牧疑問曰此二句猶風人遺意意在言外之
體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日用而不知如斯道
何哉
心得解曰羅念菴先生云夫子言這中庸之道至
平而無奇至淡而可久是道也他無可以形容惟
日用所食之飲其味非甘非苦至平而非有新奇
可喜至淡而日食不厭人孰不飲食耶日日用之
而日用能知耶終身用之而終身能知耶苟知此
平淡之味則知中庸之道果一毫增減不得知此

是為知道

何焯讀書記曰飲食見道在日用平常之事不著不察人預有責焉非獨也教之衰也

道其不行矣夫

此承上文人皆行不著習不察故發此一嘆猶論語誰能出不由戶何無由斯道也之意章句由不明故不行蓋亦知先行後之說然本文無此意也

舜其大知章

善天下之善也非聖賢所得而私也推大舜之

心思已有善猶天下之善猶己之善蓋其萬物一体不隔以爾我形骸其心惟汲、平求善不復知其出於己欲出於人欲故孟子云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至於執兩用中則亦見其良知妙用流通無間籠絡天下之善以歸於一己發揮一己之善以達於天下斯其所以為大知也夫

祭通 程子遺書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

至理

傳習錄答張文蔚書曰舜察邇言而詢葛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葛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碍處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
兩章句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鄭玄則曰過與不及也何等簡明
用其中包有許多經濟皆是實理皆是實事
於民人皆曰予知章

李道傳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知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
大全
張自烈大全辯曰陸象山云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列頭只贏得箇大不惺惺去按此

語形容予知最切。又曰陸象山云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却難。罟獲陷阱能擒取禽獸者餌昏
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昏之也。隱恠能誤人者意
見昏之也。按此論甚正。罟獲陷阱能擒取禽獸者餌昏
罟獲陷阱中字是緊要字。先儒畧未言及此節大意
謂不可納之中則納而莫之辟可擇之中則擇而
不能守也。上截反意以興下截猶詩有反興。子路問強章不難又不可不難。而不可不難。

沈潜剛克高明柔克古之善教也。夫子之教進者
抑之退者推之使其歸於中而已。子路好勇夫子
嘗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家語又載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斯知其性近北方之
強故及其問強也。夫子特矯之以南方之強以折
其血氣之勇所謂由也。兼人故退之者也。
抑而猶言汝所宜從事也。非別有一種君子之
強之謂也。此而字疑因上文而強與而誤。復

故君子和而此段贊南方君子因使子路願學焉
不流強哉矯此段贊南方君子因使子路願學焉
及其強於外之心而用之於內而已矯操也洪範
所謂克也不流不倚君子之強孰大焉故曰強哉
矯

素隱

章句括漢書藝文志素當作索是也檢七經孟子
考文古今禮記作索

君子遵道節

君子遵道而行矣若羊塗而廢則吾弗能之已矣

文義亦明白易通舊註皆以羊塗而廢屬君子夫
既曰君子矣安敢羊塗而廢且有羊塗而廢之君
子也邪弗能之能與唯聖者能之之能同已矣是
語辭

君子依乎節

問辯錄曰中庸其至矣乎非聖人不能與此固也
若夫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實非賢人以下之所可
能易曰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
潛龍也夫遊世而悶者為富貴利達者也不足言

也若身遊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天身
既遊人又不見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
所怨悔變其所為日有孳而無已此正所謂確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非聖人其孰能之乎不云乎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若
是而已矣

遊世只是退庵不干世事非山林棲遊之謂矣

費而隱章

問辨錄問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

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類然否曰官與禮其理有
在聖人非不知也乃其品儀名物他人所制非問
何以得知况既問之後又已知之乎至於窮通有
命孔子之不得位命也非由己也不遇也非不能
也天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致治之其固在焉何謂不能然則何
如曰道無窮盡固有終古聖人所不知者焉固有
終古聖人所不能者焉上案姚江所云堯舜之且此
善無盡亦此意段語極透徹活潑善曰道無不該實無窮盡若自

一事而言則雖夫婦之愚者不肖者亦有知有能
焉若極其至則雖聖人固有不知不能者矣此道
之所以為貴隱也文義相喚何等包涵圓動業聖
不知所不能朱子晚年之說亦高此說畧同今
章句所載矣仲良說則朱子亦嘗疑之蓋思改正
而末及者因附其說於下詎能先生嘗云此處難
錄曰向雖聖人有其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
者不近思之頗者得透矣氏說夫子問官與夫
子止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禮問官
粗意此是尋得人看因事得徹未之於此理亦有未
自居處如所未說點而識之學而厭誨人倦何
未能如又如是乎以事父未之於此理亦有未
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不自以為為知出則事公卿
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是聖人不敢以為能也○又案語類說較優然
及其至也之至字仍守舊說故所引孔子事亦未
的

林散說刺曰夫婦節收費妙在小大相貫不相能
如聖人知能得夫婦知能不得不為費如夫婦知
能得聖人更盡知能得亦不為費如聖人不盡而
天地盡得亦不為費如天地不得盡而聖人敗成
輔相得盡亦不為費惟是聖人不擇于夫婦夫婦
莫測于聖人天地不限量于聖人而聖人亦莫測
乎天地道不斬乎天地而天地卒莫測乎偏全所

以為費故直結之曰大莫載小莫破而費之狀至矣玩其中活潑不可捉拿處直是形容不得寧驗之鳶魚而后知其活潑哉蓋即鳶魚以明上文之所謂无欠闕无盡量者如此又曰天地取憾者何蓋道普徧而造物者分派有欠缺如領度支者去散財有及有不及則不及者不憾散財之主而憾職散之人天地乃道之職散者也覆載生成稍有偏枯人便呼天號地怨咨不已故曰有憾聖人不知能寔是知能不到六合內

外无非道貫聖人雖天聰明之盡六合之內未免論而不悉况外焉者乎即日用飲食夫婦誰不能及其飲食之至如薄海之外之人欲一之按而言之如何飲如何食聖人使不測矣則聖人何妨于不知能又何必盡知能之為聖哉舊以時勢之沮作回護法者不必與知能行即良知良能孩提皆有之孟子既說破無餘蘊其至則原諸乾坤易簡之德精亦極矣易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乃知能之厚也故雖聖人

天地而其心猶有所歉然不敢自以為盡者也
聖人即上文君子也以其君人之德而言謂之君
子以其通明之極而言謂之聖人其實一也
天地字跟上文知能米人者天地之心人憾即天
地憾也蓋憾知能之未盡
傳習錄問先儒謂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
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地無非此理
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
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黃直錄

牛春字曰是斷章取義直指鸞飛魚躍為道之察
於上下處觀一言字便見蓋特借一箇飛躍之象
以形容斯道流行充塞舉在目前活潑之妙耳不
必云鸞飛物也所以飛者道也作推高一層說

引錄

察字只是昭著徧滿之意

道不遠人

凡曰不遠云者近之之辭猶二也此章三不遠字

皆同就脩道者言之故曰道不遠人若論本體則人即道也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程子亦云人外無道道外無人

執柯以伐柯三句

疑問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固謂為不遠矣自吾論之彼柯之則雖即在此柯然執此柯伐彼柯較猶二也猶以為遠以柯伐柯况之以人治人猶以為遠也此詰詩意是引詩變例與德輶如毛允猶有倫同

以人治人改而止

朱子語類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潘時舉錄○案據此

袁甫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伐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大全○案甫即袁燮之子受業於楊簡著中庸詳說二卷今佚改只是復還止是不復望其餘之意

毛遠宗曰明有兩人字豈可增一其字并增一之
道之身字解作一人且即以其人治其人終與忠
恕之不願勿施不合則前後斷港矣從來以暴易
暴所暴非即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即所攻者
稍作分疏使曉耳中庸說
忠恕違道不遠
忠恕就工夫言故曰違道不遠本体則忠恕即道
矣何不遠之可云乎

庸德止悵悵爾

庸德至顧言即所謂君子悵悵爾者也夫子贊君
子之悵悵如此曰以自最也

君子素其位三節

問辨錄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注以行
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為素位而行以不陵不援
不怨不尤為不願乎其外然欵曰皆所謂素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者也夫自得非不願乎其外欵不援
非素位而行欵曰不願乎其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
之意不可為二也

素其素字有多說有以僚訓者鄭有以御訓者孔
達有以固訓者暢有以見在釋者殊有以自然無
雜釋者慤有以豫訓者郭忠有以雅訓者張九有
以舊居已然釋者颯有以淡訓者尤時有以平訓
者黃有以定訓者鄭維嶽有以本以故訓者毛奇
皆得其一端耳獨陳祥道之言為最當矣其說曰
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
難皆獨行其願而無待乎外則所往无咎且其無

入而不自得也余原其意為之釋曰素文之反也
凡動於外者謂之文定於內者謂之素素其位者
謂安其分而若固有之也周易素履蓋取諸兌兌
正秋也亦謂自得於其所履之位也則與此章之
旨相符矣
正己正己而不求於人即不陵不援之實也如是
則內無怨悔於外亦自無怨尤矣
大全辯曰此章提出正己而不求於人一句起下
反求雖形容無入不自得意却要見君子所以能

行乎四者之中櫛柄全在正己上正己是平日學問工夫是無入不自得的來路合上節一意相承說章句上節屬素位此節屬不願外割裂支離非本文當日語意存疑淺說皆泥章句非也

故君子二節

居易行險俱是借字注釋易為平地可見歸有光曰天下無易地以其險乘之則無往而不見其險天下無險地以其易處之則無往而不見其易

知新日錄引

孫慎行困思汝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真此以道為懸而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的然而日凶此以己為懸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之中有常即吾率性之正鵠庸德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慎恐懼不敢妄發彼行險之小人蓋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牛春字曰二節總是言道之卑適知蓋上言登高自卑行遠自適矣乃所謂卑適者何在不過家庭

日用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及孔子贊其順父
母者便是蓋孝弟庸行之常乃天經地義之所由
始家庭底豫之際實中和位育之所由基也故云
自適自卑孟子謂道在適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正是此義舊
說分妻子兄弟為卑適父母為高遠謬矣知新日錄引
記者欲以一家睦族當適卑也故引詩詩第有妻
子兄弟未有父母又引孔子語以補之於是一家
舉矣至施之於國於天下則漸遠且高矣皆家庭

之推也人盡而天至下章說鬼神則高遠之極也
故留鬼神一節在於後其意可見矣若章句以父
母為遠高則自妻子推之及乎兄弟及乎父母
矣然人倫之序有父母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
有妻子今謂自妻子推之無乃倒行逆施邪且假
無妻子兄弟將如父母何贊美也
如鼓謂如琴與琴相和也即朱熹云在俱歸自和
子曰父母章句謂夫子誦此詩而贊之舛矣未子
其順矣乎贊美也只是贊父母非干詩如中庸其至矣乎贊中庸鬼

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贊鬼神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乎贊武王周公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贊
王天下與此同一例蓋子順乎親之至則親自順
一家團爨天倫輯穆是可贊美也

章句釋順字以安樂恐非本義於親言順自是古
人常語如下文順乎親有道又孟子不順乎親不
可以為子惟順乎父母可以解憂之類是也但下
文及孟子主子而言此則主父母而言要皆不違
之意耳

中庸欄外書上帙

中庸欄外書中帙

鬼神章

此章說高遠與前章卑近對

語類問鬼神之為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
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

自為德行錄

聶豹困辯錄曰此等處最好體貼本體是助精神
若體貼得到精實處則知天地間鬼神皆吾此間
顯見者孟子謂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此

物也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
讀書記曰林一之問萬物皆鬼神何故只於祭祀
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按此語極緊要此
章仍當以人為主體物而不可遺者實理齊明盛
服而不可射者實心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夫精
氣為物神則至而寓焉乃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此謂鬼之神也游魂為變鬼則
反而歸焉乃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

謂神之鬼也然而鬼神一氣幽明一理歸者即伸
者伸者即歸者以我之神感之則彼之鬼亦格乃
洋洋乎如在在其上如在其左是之謂鬼神之情
相按易知鬼神之情句狀與天地
相似句先儒誤以狀字屬上句

舜其大孝章

此章私自卑近進高遠之實行以証之

宗廟饗之

章句無注案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則宗
廟饗之可推矣但唐虞宗法無明文可據祭法云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國語則云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二說各異
而其間亦多有可疑劉氏彙於戴記辨之

子孫保之

聖人之行順乎天而已其子之賢不肖天也使舜
逆天而傳子則社稷之不血食也久矣舜蓋有慮
於此舍其子而傳諸賢傳於賢而子亦安不徒安
也乃得長保矣國而為賓於王家矣是其所以為
子孫計者祇其所以為祖宗慮也故曰舜其大孝

也此章句不舉高均但舉雲初之孫豈為聖人諱
言不肖子歟

故大德節

大德之必得位祿名壽此當以理言之難以逆觀
之若以逆則雖小人而或有得位祿以終身者又
以田舍翁之愚頑而亦有年屆百有餘歲者豈皆
必大德而後得之乎章句引舜百有十歲以為証
夫齡踰期頤誠壽矣然以舜之大德而其所享等
乎田舍翁天何豐於田舍翁而嗇於聖人乎則雖

謂之大可也且孔顏之不能備諸福亦將何辭以
辨之說者或以氣數言之斯固有然者矣然非此
章之意本文明曰必得允曰必云者決然之詞如
由氣數而有得有不得則不可謂之必得矣以理
言之就如孔顏所謂位祿名壽蓋皆得之矣夫廟
食於百世而弗或替歷代帝王必皆贈謚而封爵
之又求其苗裔而旌之鴻名赫奕歷千載而弥盛
精神意氣儼然尚存茲非得位祿名壽之明驗乎
則所謂必得者蓋有獨行於氣數之外者矣

曰益我者培之此句語人王育德而心以地培
天道有消息盈虛是以能化育萬物前者不謝後
者不絕有秋冬之枯落而後有春夏之發生故雨
露固生生也霜雪亦生生矣知此則知栽培傾覆
之說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文王之無憂須從舜之有憂看出舜處人倫之變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文王則不然父王季子武王前作後述何

憂之有若夫終身之憂君子皆有之况文王生衰
季遭屈辱此則能無憂乎大全諸說亦有此意可
參

大王

章句引魯頌閟宮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說者往
徃疑之楊慎張燧皆謂說文翦作戩福也余則以
為不如依詩作翦之愈此蓋周人誇詡昭代張大
祖宗之詞詩中多有此類以意逆志可也朱子嘗
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此說

可以補章句

壹戎衣

鄭玄曰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毛奇齡稍變
其說曰即庸誥殪戎殷壹殪衣殷聲之轉也余則
謂本文既明白可通且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此是顯據不必別立異說凡誤云者謂偶失之耳
武成既誤而中庸復誤耶

未受命

閻若璩四書釋地曰武王未受命未猶老也說者

遂真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
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為果
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
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為人情事
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
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澧又云聖人雖愛
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
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
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總

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且曰維天
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生案
生當作生正不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
然羨一生字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
庶幾近之

命本追王

先儒以追王為武王崩後周公成其志因疑其於
尚書戴記不合紛紛異說竟無归宿朱子云武王
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

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証姑闕之可也則殆乎
蘇模稜之說矣余則以為中庸之言得尚書戴記
而後益明尚何疑其矛盾乎本文明曰武王未受
命未嘗言武王崩也乃遽以未一字為案以証武
王亦武崩矣武王革命禮樂之事蓋一委之周公
追王之典所宜急為則周公欽奉王命以修之寧
有待於七年而崩之後乎理亦已明矣第有中庸
而無書禮則其係何年事亦難懸度幸而其証一
在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天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

王家我文考文 一在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
下諸侯執豆蓬遠奔於
走追王大王曹王季歷文
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於
是知其事即在牧野振旅之日寶武王十三年春
二月四日甲子也此則書禮正足以証中庸而誰
謂相矛盾歟至於追王不言文王則陸佃有說曰
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
也此言得之
先公
毛奇齡中庸說曰章句先公祖紂以上至后稷也

此襲鄭注而亦誤者后稷雖不當在追王中顧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為先公將稱此廟為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故后稷雖不追王而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為玄王封高武成稱后稷為我先王建邦啓土是也案商頌長發亦稱契為玄王桓棿斯禮也止士庶人追王之禮夙定之於牧野振旅之日矣推斯禮以達之天下則益於後徐為之不必一日事也

達孝

饒魯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此大說與本注異然於經為有據湛若水中庸測亦本此意曰推廣以及人猶錫類之意夫孝者節毛奇齡曰志事之未行者事志之已行者采儒釋

事字亦以通變言之如易地皆然等則仍是志矣
案大全引真德秀曰當特守而特守喪祭而追王
固是志若只喪祭便是事先王不嘗事於此乎
不曰父而曰人該指祖先之詞就如武王纘大王
王季文王之緒即是繼人述人此節說孝春秋已
下則說孝之達

宗器

毛奇齡曰宗器即宗廟祭器如尊壘琖筆盥盛簋
豆類宗伯肆師職所云展器陳告備者即陳器也

章句以赤刀大訓諸室器當之謬矣周官天府所
掌寶器惟大饗始得供設而陳之春秋時祭之門
無此禮也

裳衣

毛奇齡曰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然亦有兩項一則
授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為魂衣蓋天子斂衣有百
二十稱至大斂所餘則司服授守祧者藏之廟中
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
服是也其非上衣與所不服之衣則但陳於座而

祭之統謂之裳今明云裳衣而章句但以投尸為
言則尸服裳耶又誤也

時食

毛奇齡曰至於時食則鄭氏無明注但曰四時祭
也而章句忽以春行羔豚膳膏薺四時之膳羞當
之考時祭雖用時物然在鼎俎鉶芼則各有限制
四時不異惟豆籩度羞為籩人醢人諸司所掌則
每及他物如膾脯肝腊麩蕡菱芡類各得以時物
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薺酪脯膏臊是煎

和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饌羞者而以之行祭
可乎周官內饗掌王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而至
於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饗
味鬼神所不饗也今周官具在饗庖膳宰隨所引
據而偏據饗味以當神饗亦奈之何

燕毛

釋地曰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
亦本鄭康成注未却為世所口實顧麟士曰蓋昭
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頌

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亦非案
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
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毛一作耄此以
經解經第一義也朱子博極群書猶未及此

事死如事生二句

辨疑曰始死為死既葬為已諸字書皆無此說果
如注文所言則事死如事生之一句止是說事其
初死者當如事生既葬之後春秋祭祀皆不必有
如事生之敬也豈通論乎况死與已既有始死既

葬之分則生與存亦當分為兩說今生存二字却
皆仍舊何也又諸書中言人已國已者不可勝數
孔子執伯牛之牛曰已之書言有一於此未或不
已如此之類亦何嘗有關既葬之意哉經言事死
如事生事已如事存已乃死之變文存乃生之變
文死便是已已便是死生便是存存便是生難容
更有如此分別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毛奇齡曰達孝及郊社以上帝為先王所生之帝

漢儒謂郊以報所生是也但郊有數郊南郊祭天
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概之舉
大以包小也猶明堂祗祀五帝而孝經為宗祀明
堂以配上帝是也若社則或在王宮或在國中或
在田間要只是土祗之祭其曰上帝正包舉之文
章句襲鄭注謂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則又
非是周禮祀地于方丘祭法瘞埋于泰柝以祭地
地即在郊中見之然不是社雖曰社所以神地道
亦但曰地之類爾若后土則雖是土神然亦非社

神社自有社主謂之上祗而后土后稷則又以人
鬼之為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
氏之子句龍為土官后稷是厲山氏之子農為農
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即后
土謬矣周官有地祗是地有土祗是社又有后土
則土神耳

宗廟之禮

前既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此復曰宗廟之
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此章歷舉禮制件々更端宗

廟之禮不應獨復言之疑一必有誤又章末曰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上有郊社無禘嘗上下
不相蒙因疑宗廟之禮得非禘嘗之義之誤歟若
此則宗廟之禮既不復而結語亦相應然改易經
文甚有懼焉不敢質言也

禘嘗

毛竒齡曰若禘嘗之義亦有二說皆據註為解者
禘有三禘一是大禘五年之祭一是告禘三年喪
異之祭一是時禘即禘烝嘗之祭其在喪禘無

論已若據論語則此當是五年大饗祭所自出之
禘以論語問禘是大禘而夫子所當治國其如示
諸斯乎與此文同也此說從來所共遵者若據祭
統仲尼燕居則又是時禘祭統曰祭莫重乎禘嘗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則發爵賜服嘗則出
田邑祭秋政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
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
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
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則皆

指時祭言其曰仁昭穆者以天子時祭惟植禘而
烝嘗禘皆禘故云
示諸掌其義甚微也於心誠感曰示諸掌
章大來曰示諸掌鄭康成解示作真之河干之真
真物於掌言易也初以為示掌甚易何必有物既
而讀論語其如示諸斯乎包咸舊注亦曰如真物
于掌而夫子以手指之始知後儒凶莽百不如漢
儒之謹慎也世無視掌而曰視諸掌者此非有物
不可矣論語乞諸其鄰中有醯字左傳取諸懷而

予之豈當取懷乎按詩有真彼周行又有云示我
周行舊注示真通用荀子示諸彙括讀示為真亦
同毛奇齡
中庸說
其人存則其政舉二句
問辯錄曰其人指文武也文武豈可以臣言只是
有君耳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政舉矣故曰為政在
人取人以身
其人之其指文武其政之其指才策
人道是汎言下民敏政言速化於王政也此章數

人方皆少異其在之人是人君人道之人是下
民在人之人是人臣仁者人也之人是人身知人
之人是人道治人之人是衆人

問辯錄曰世稱果蠃為蒲蘆考之他書云蒲蘆葫
蘆之細腰者也果蠃土蜂細腰有似於蒲蘆故人
以為蒲蘆即此而言則是果蠃之取象於蒲蘆非
蒲蘆之為果蠃也且果蠃自有子乃負虫以飼之
非以其所負之虫祝之七日而遂化為其子也且
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蠃虫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

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世人乃為之說如此亦
可笑也

蒲蘆之說朱子据沈括夢溪筆談沈括曰說者以
蒲蘆即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猶蒲
蘆也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草遂之而已亦行其
事也確不可易舊解以為果蠃其說誕甚矣或援
詩所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則又誤矣詩人之言
往往有直記俚語者本非如聖賢典型之語必足
以徵也或又引家語上有天道敏生下有待化以
成遂以舊為詳是不知家語出於王肅假托竊掇中

庸此章又以己意攬改補緝以為哀公問政一篇
則其誤解本意固多矣至於夏小正傳文以蜃為
蒲盧之說則朱子既於或問辨之故不復茲贅

取人以身

黃洪憲曰取人以身三山陳氏謂身有未脩則取
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非也言人君須是欲脩
其身以立為政之本然後所受教之賢人可得而
取之以自輔導啓沃之也若非自脩其身徒治人
而忘自治則所受教之賢人不可得而取之其可

得而取者皆所教不賢者也成湯檢身若不及求
欲以德率民是故能自得師若伊尹者乃可得取
為臣也夏桀滅德不脩徒布命於下是故謂人莫
己若若伊尹者不可得取為臣矣

知新日
錄引

在下位不獲乎上二句

晏光曰鄭氏及諸儒皆以在下位不獲乎上此句
屬在下脫誤在此非也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
脫誤矣大抵君子先能修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
仰可以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繼此而言故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不事親也大抵知天性則知
人道知人道則知子道知子道則修身之道盡矣
由是而上見知於君下見法於民一舉而兩得之
不亦善乎衛湜禮記集說○案章句引鄭氏以在
剛經文恐失慎重之意故今舉晏說姑以存疑又
案王柏訂古管志道訂釋則皆以下文在下位不
獲乎上止不誠乎身矣一節為
此簡錯於彼是亦可以備一說

故君子節

心得解曰徐岩泉先生云舊說云欲盡親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却似事親之仁必須自講求而得
之豈吾人原無親親之心乎孩提便知愛親庸人
俗子亦知事親者恐不必盡由尊賢也到知天處
硬以禮字作天似又牽強且此意須先有禮而後
有義有義而後有仁未穩未穩
此節結上文意更加詳事親已下皆仁之事正文
明日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則知人即知仁矣仁我
之所性性天之所命則知天即知仁矣皆申繳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之意章句釋知人為尊賢非也
尊賢本由親親而推之矣而此復有尊賢一段却

在事親前恐前後矛盾而工夫顛倒矣且下篇云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亦並舉知天知人而注以知其理釋之不
宜前後異解也二知字就心之主管說與乾知大
始之知同知人則謂之知知天則謂之知莫非良
知之作用也下節三達已造端於此

君臣也父子也

五典之叙孟子以父子為先君臣次之朱公遷云
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大全何焯則云對君之

辭義門讀

余案皆是也哀公問政而答之故君臣

自在乎先

朋友之交也

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蔡清云如父子昆弟皆天合
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
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
倫在所交而已蒙引余案大文之意未必見如此
文章鋪叙自有緩急是頌挫一法耳其實五倫皆
有文際不獨朋友也但交字又於朋友為最切古

文用字之妙如是

所以行之者一也

蒙引曰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允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

一字所指是誠也故注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

而已矣案一字本是數目字面然正文所以字必

氏又能

誠一而已分而為達德之三敷而為達道之五施

而為九經之九紀其大而為禮儀之三百析其大細

而為威儀之三千其究則為發育萬物之道而終

亦歸於無聲無臭之一矣不曰誠而曰一其旨深

矣

或生而知之節

傳習錄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

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

殊耳案生知安行譬猶健步人走熟路因知勉行

後能至焉是良知原是精精明的如欲奉親

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

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
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
又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
己千之切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洪錢德錄
章句以知仁勇分配之既以其分而言之又以其
等而言之其說似精而實支離今原姚江意生知
安行是聖人事學知利行是賢人事困知勉行是
學者事七个之字則指上文即知仁勇是也
知行分立兩版已肇於茲在於學者善自得之而

己良知之能謂之良能良能之知謂之良知一也
知行即是良知良能原自合一也知其為合一而
後兩言之亦無不可至於先後之說則中庸從來
無此意矣

子曰止近乎勇

子曰二字章句以為衍文余謂非衍也天子之答
至此更端故記者特以子日起之耳家語此上有
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數句王肅賡鼎雖不足取而其至此更端之意則

是亦足以取証矣
知斯三者
知是真知非徒知也若其徒知也惡乎脩身又治
天下國家乎

九為天下國家

治天下國家以其理為言者也為天下國家則有
所施為矣九經皆其所施為也

修身也止懷諸侯也

九經以修身為首統本也身修於道道修於仁則

仁乃本乎本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休故其
推而達之天下其目又有八而皆統乎我仁矣仁
之達於賢謂之尊賢未能尊賢是吾身有所未脩
也仁之達於親謂之親親未能親親是吾身有所
未修也仁之達於大臣謂之敬大臣未能敬大臣
是吾身有所未修也仁之達於群臣謂之體群臣
未能體群臣是吾身有所未修也仁之達於庶民
謂之子庶民未能子庶民是吾身有所未脩也仁
之達於百工謂之來百工未能來百工是吾身有

所未修也仁之達於遠人謂之柔遠人未能柔遠人是吾身有所未修也仁之達於諸侯謂之懷諸侯未能懷諸侯是吾身有所未修也是故仁無所不達而吾身修吾身修而天下治矣斯之謂萬物一体之仁也斯之謂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也

尊賢也以二夫之序言之親親在先上文是也以親親也尊賢也以二夫之序言之親親在先上文是也以施為之序言之尊賢在先此節是也言各有當矣也尊賢也毛竒齡曰尊賢謂師保之賢所當尊者原名

師臣故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言尊之也小注謂賢不是臣故與大臣群臣有別則唐虞三代並無有此一等太師少師皆是官名師尚父亦臣即孟子客卿亦受祿稱臣如云王問臣類

柔遠也毛竒齡曰遠人不能實指鄭注以蕃國諸侯當之尚闕而未備若章句杞齊桓載書謂是賓旅則旅固有之賓又非是周官八法曰禮賓謂天子待朝聘之賓則朝聘在懷諸侯經內焉得又是遠人此遠人有二項一是論諸遠人不服之遠人即

蕃國諸侯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類一是遠者來
之遠人即商賈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
王塗類

所以勸親親也

嘗疑此句以上下例推之當曰所以勸親也閻若
璩亦曰上親字衍今案不然我呼彼為親者彼亦
呼我為親故我先親乎彼則彼必親乎我矣茲所
云勸親親也上下例不必拘案家語亦作焉親親

官盛任使

王肅曰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家語注○案章句謂

也則原舊解稍變其語然於文義不妥

忠信重祿

鄭玄曰有忠信者重其祿也

凡事豫節

豫是積誠之切勸乎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無非豫
者矣前三句是綱後四句是目

事前定之事是凡事中之一件
天地之道從來前定無窮人道亦宜如此故以道

前定句歇之朱子亦謂此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

不明乎善二句

文錄答王天字書曰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

誠者止人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固率性者之事論其性則衆人亦誠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固脩道者之事論其切則聖人亦誠之者也

不勉而中二句

不勉而中固安行矣而其中處固亦生知也不思而得固生知矣而其得外固亦安行也章句支離

從容中道聖人也

或釋為從容中道之聖人非也中道句聖人也句家語作聖人之所以定体也是亦一券

誠之者止固執之者也

章句以擇善為知固執為行非也孟子云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固執即弗去之意章句以誠之者為學利一等以有弗學已下為困勉一等亦非也誠之者包學利困勉大文明明日人之道也困勉一等獨非人也耶

博學之止篤行之

傳習錄答顧東橋書曰學問思辯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

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誅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孰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也即行也辯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

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辯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
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
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
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
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其行不怠其心之
湛若水中庸測曰五者皆一心何先何後古訓之
崇也師友之講論也日用之應酬也即知即行是
之謂學若必讀盡天下之書窮盡天下之理而後
力行不亦二矣乎

有弗學止弗篤措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章句以有弗學為句釋
謂君子之學不為則己此是非君子之言也凡人
不可不學不為則己萬無是理矣余則謂有弗學
斯學之既學之弗能弗措也是誠之者之立志如
此不獨困勉一等人也下四項皆放之
一己百配學利人十己千配困勉亦非也事有難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弗能弗措之實或者以人

易道有淺深誰謂學利之必百困勉之必千也耶
雖愚必明二句明學利之必百困勉之必千也耶
愚明柔強就氣質言章句亦知行之說也歎甚
中庸欄外書中快

中庸欄外書下快

問辯錄曰率性之謂道原道之所由出也誠明謂
之性謂性成之聖也脩道之謂教原教之所由立
也明誠謂之教謂遵教之賢也之謂云者原其所
以名也謂之云者加之名也
李汝水已齊說書曰性只是一誠人所得於天而

與人物同體者也故惟至誠為能盡性一盡性便能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與天地參亦只是盡天地之性處只在此實心中一齊都盡了並無積累漸次蓋誠者天之道也天地之化育總只一誠至誠能盡其性便完全具個天地本之於大本之中發之為達道之和此時經綸制作煥然天壤誠者人物得所清寧光景宛然周備於聖人一身之間故曰可以與天地參直是與天地合而為一故曰此天道也

本注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

余謂處之無不當當移解贊化育句

致曲

曲對直之辭致曲者求直之功也誠者自直矣誠之者致曲而未直者也如欲言而不直遂必周諸慮見其可言然後發之欲行而不徑行必反諸心見其可行然後為之其難其慎欲伸而屈之既敬既戒欲前而却之是也即上篇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皆有致曲在其中矣又存天之使

是人致曲者如困於心衡於慮行拂亂其所為志
欲遂而終殆成而敗有所挫折屈辱而不得如意
是則天之降任也成德於我也故君子處之順承
乎天弗敢違逆動心忍性以盡其在於己者總之
皆致曲也曲之致也誠斯立焉誠即直也天行之
健也譬諸馬然欲其奮迅則不敢輕驅之必先折
其直遂之氣畜其勇往之勢周回旋轉凡數十次
待其畜極然後一叫着鞭即電發風生勢不可禦
已足亦致曲求直之術也不則而欲入無

曲之曲能有誠

曲致曲也承上文故省致字詞例與知止之承止
於至善窮理之承理於義同有誠是無中生有之
意易所謂精氣成物是也

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
傳習錄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
个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
幾誠神幾曰聖人
通書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
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過變而通耳良

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洪鐵錄國家將興止動乎四體周處約曰禎祥非必甘露醴泉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周家將興可知矣妖孽非必石言神降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凶邦國殄瘁則周室將亡可知矣况假之於蕃龜動之於四体有顯然之理乎衛湜禮記集說

禍福將至止不善必先知之禍福就天道言善不善就人事言視人之善先知天之以福應之視人之不善先知天之以禍應之即伊訓所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也洪鐵錄先知與前知不同前是對後之詞先則始初頭之意惟先知之故可以前知也洪鐵錄至誠如神洪鐵錄傳習錄答歐陽崇一書曰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

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案易夫傳曰知幾其神乎至誠則當曰如神如字有味古人以全訓之全則謂當以全不全之間訓之乃為得矣

誠者自成也節語類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全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

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己不得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曰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黃義剛錄○案此為晚年之說故表出之然亦未精此跟上文至誠之道更發一義耳誠成音同道導音同假借為釋古書亦多有之如仁人義宜改正刑例序養序射之類着兩自字明其皆由己之意誠者物之終始節

蔡淵曰此主誠之者之用為言誠者是言天之道

誠之為貴是言人之道衛湜禮記集說

誠者物之終始李先地初夏錄曰誠實也草木以實種其

終也成實而止故始終一實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節

誠一而已矣始於成己終於成物己亦物也已未

能成是物有所未成也物未能成是己亦有所未

全也故成己固仁矣而謂之知可也成物固知矣

而謂之仁可也仁知性之德因所指而異其名耳

若謂成己仁而非知成物知而非仁則非合外內

之道矣子貢稱夫子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

與此章所云反非反也所指之異爾所謂橫說豎

說皆無乎不同者也至於時措之宜亦仁知之施

也然自其措處言之謂之禮可也自其宜處言之

謂之義可也此意亦不可不知

無息

無是對有之詞就其體而言謂之無息不是非然

之詞就其用而言謂之不息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
毛遠宗曰悠久則自能成物其中博厚高明四字
不過就悠久所徵之本乎德而見乎事者無先後
無層次無體用無上下承接古詞例如此否則文
義牽掣不得清矣
中庸說
如此者節
問辯錄問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
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彊而言也然欲曰不
見而章何以專屬配地高明者固不章欲不動而變

何以專屬配天博厚者固不變欲惟一成字有類
上文之成物而義亦不然蓋上成字同覆載言謂
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章變言謂道化之成也既
與成物不相照亦與無彊不相蒙尤不可以屬也
然則何如曰蓋云聖人之盛德大業所以覆載成
物而配乎天地者皆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
而成者也總贊之辭
此謂至誠之功用當曰生物不息由息測音近且

下文有不測字而訛欲姚江答陸原靜書云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整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審此則王子亦以不息解之

多 無窮

多猶積也猶有數可言也無窮則無數矣下皆此意

星辰

星辰一也周天十二次亦以星分之故通謂之星辰不必拘日月所會為辰洪範五紀二日月三日

曰四曰星辰此可証

不與 萃嶽

釋地曰萃山名嶽亦山名蓋萃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賈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萃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萃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萃則中庸可知矣

卷石

卷與萃通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禮記作萃

卷與純亦不已
詩於天曰不已於文王曰純、与不已語不同而
意則同矣故記者釋之云所謂純亦只不已之意
也四解皆失
大哉聖人之道止三千
鄒東郭語錄曰古人發音峻極只在三十三百充
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
不是枝節簡點
此贊聖人之道天十押韻讀之音節鏘鏗如讀詩

然、固、斯、德、性、節、精、神、專、密、封、鎖、公、果、然、矣
學、疑、問、學、性、節、精、神、專、密、封、鎖、公、果、然、矣
疑問云此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只是水
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
道亦合而一者也
故君子尊德性節精
是、以、道、曰、明、道、先、生、謂、此、一、節、貫、之、也、思、尊、德、性
而、必、道、問、學、之、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
微、之、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之、斯

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也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礼也斯敦厚也衛湜礼記集說

傳習錄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去去尊更不去問學々々只是空々去問學更与德性無干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

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体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碑遠隔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黃錄以卓菴張氏曰元吳澄云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議者

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愚按尊德性之說發自子思
陸氏特因而從之耳於子思則稱之於子靜則斥
之豈非貴耳而賤目與且朱子晚年未嘗不歸本
於尊德性觀其語學者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
十事其實只兩事又只一事只是一箇尊德
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箇尊德性而
道問學也由此推之朱陸未嘗不同學者必致疑
於陸氏何哉全
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一也本体也尊

也教也極也溫也敦也一也本体之二夫也問學
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一也工夫也道也盡
也道也知也崇也一也工夫之本体也凡此皆因
所指而異其名者也

生乎今之世四句
孔類達正義曰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
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与居古
人与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
非也

及戾也及古之道与大禹謨所云及道意同生乎
今之世者當遵古之道而乃自作聰明以戾之故
戕及其身也文義亦不難曉章句謬矣

雖有其位節

位者德之位也德者位之德也故德位兼有此氣
運之隆也德位偏有此氣運之替也有其位無其
德不作禮樂常人固不能作矣有其德無其位不
作禮樂君子一聽乎命而已

祀不足微

釋地曰人皆以祀行夫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
知此時之祀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祀國也
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
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
婁桓二年七月杞侯未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
莒列及曲阜縣相隣也可知逮桓六年淳于公即
經所稱列公者其國也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
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為城焉杜元凱
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

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
曰杞又遷都淳于今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
一名杞城在今青列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趾
宛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管陵縣
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去初封已十有餘里而顛
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
不足稱述再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
徵豈直衛人曰夏肄晉人曰夏餘而即於夫禮也

微此句妙義解者都畧過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吾學殷禮夫子殷人

檀弓於故於殷禮素講之有宋

存焉則只是宋存非禮存若謂殷禮存於宋則文
義不可通而論語宋不足徵亦不合蓋言有宋
存焉而嘆禮亡之意自見

王天下有三重焉

章句呂氏之說確不可易案祭統所云祭有三重
焉亦謂禘升歌武宿夜詞例正与此同鄭玄謂三

王之禮固謬矣或又云指德位時則真文有德位
字無時字特揀出一時字以充三重數目亦不可
從
其寡過矣乎
問辯錄曰寡過指王天下者言非言民也言言亦
化以其字起而矣乎歌之皆贊上文之辭中庸此
例尤多
王者視天下為一體百姓有過在乎一人則過字
卑人我皆在

上為者節

上為者下為者蓋以文武為中而分上下也謂文
武而上夏殷二代雖聖人得位而世已遠故無微
文武而下春秋之末雖德如孔子者而得位故
不尊也章句謂上為者時王以前下為者聖人在
下則大意固是但釋真文下字為在下之義則上
下字所指不類是為未盡耳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節明人
邵淵曰鬼神至幽也何所質而無疑百世聖人未

未也何所俟而不惑蓋鬼神之理即天之理吾能
知天則知無疑於鬼神百世聖人即人之理知人
則知不惑於聖人此又一貫之妙也衛湜禮記集說
兩知字勿輕看公羊傳真天不卒也亦不卒也
不卒也公羊傳登有譽於天下公羊傳登望入也
登字貼詩夙夜字公羊傳仲尼祖述堯舜章入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入也公羊傳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即易所云知崇礼卑崇效天
卑法地之意祖述憲章則中法聖人者可見矣

諸萬里析理編曰覆載言天地之廣大錯代言天
地之推遷總見得天地之大非奉日月四時與之
並也故下文只言天地合小而觀便是大析大而
觀便是小只在分合處見大小不從大小處見分
合公羊傳又曰大德小德並講或欲重大德者不知小乃大
之分亦大也故優兮節亦曰大哉也小不離大兮
不離小可偏重乎公羊傳哀黃剛正曰譬如天地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

德已盡四時日月只就天地中抽出言之非二事

也案今天斯節既奉天地復就地中抽出山水正与此同

中庸測曰陰陽發育之謂物一陰一陽之謂道萬

物之道者何謂也曰物其器也道其道也形而下

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一体而形而上下者

也同一形也程子曰道亦器亦道

疑問曰道生萬物之同歸於道故奉萬物与道

言知新日錄曰道字姚承庵不以四時日月言亦

陰陽五行之道並行于天地之間雖有生克衰旺

一行當令四時未嘗

唯天下至誠為能聰明睿知節

傳習錄惟天下至誠為能聰明睿知曰看何等玄

妙今看秉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

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尔能處正是良

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洪錄

人心唯有一箇靈昭不昧者為名曰良知仁義禮

知皆其表德餘姚肇闡其秘此節以聰明睿知皆

起亦馮出良知之狀

溥博如天二句

傳習錄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体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碑則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体失了如今念之致良知將此障碑窒塞一齊去盡則本体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々之天四

外見天也只是昭々之天只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体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々之天外面又作案又當不是昭々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体錄直立天下五外書所云建中干民也就為政言也月天分之二知即乾知太始之知

夫為有所倚

林光朝曰夫為有所倚言聖人之道中立而無所

偏倚如所謂中天下而立足四海之民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也衛湜禮記集說

此句其仁節

此句鄭玄曰或為純々棄純々即純亦不已之純

仁淵天三宰押韻

大全辯曰上章實作在天之天在地之淵故曰如

此即就聖心形容箇天淵故曰其無淺深之別注

非特如之而已一句誤

其孰能知之

此知字亦主管之意与易所云其孰能与於此同

章句引鄭氏說似是而非

詩曰衣錦尚絅章

問辯錄問卒章之義曰卒章与首章相應其理微

密學者須潛心玩味乃得何言之曰首章天命蓋

言道之本源溯其始也故始之卒章天載蓋言聖

之極致要其終也故終之首章工夫始諸慎獨拳

其要也故可以脩道卒章工夫始諸立心著其本也故可以入德曰入德何如曰只是慎獨夫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是謂務實務實而意可誠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是謂知本之久而幾可審也慎獨所以審幾所以誠意故曰可与八德矣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慎獨之驗也下文何如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成德也有諸中者也而未發之中可識己不賞民勸不怒民威以至乎篤恭而天下平則中和位育之功也然首章言位育

卒章言天下平則天下之平即是位育固知皆實理實事實言非感台之記也近自微即上文所謂闔然遠風顯即上文所謂曰章三句申結上文工夫非二章句謂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離而二之矣不曰顯之微而曰微之顯是倒裝語徐奮鵬筆洞生夙悟曰引潛伏而言不疚無惡引爾室而言不愧蓋潛伏是將言將動時也言動有萌芽之伏則看得此心中的疚病而從此之為則

為志內有疾病志之所之斯覺可惡矣若爾室不言不動時尚無疾病可尋只是一怠忽之不敢信處便覺於中有愧耳惡是機之向于惡者也將向外面言疚是機之芽于病者也尚在裏面言愧是機之略自慚也惟却外面而專在裏面言祛惡者須先防疚祛疚者須先防愧所以工夫愈進而愈密

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如屋有眼視已然不必做屋漏之神

不顯也章句釋為幽深玄遠之意則似拘矣朱子答陸子靜書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々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篇首天命之性是從無而生有篇末無聲無臭是從有而歸無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豈謂此歟

為志內有... 志之所至... 動時尚無... 靜則懸於... 此亦而... 備道... 於志... 雖可... 未... 中庸... 外書... 下... 快... 此... 志... 意... 俱... 此... 矣...

中庸欄外書下快

Handwritten marks and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a circular stamp and the characters '仁之'.

中庸
卷下
快

子
子
子
子

島田家藏本